

客家与山哈

張光宇

提要 湘西土家族與貴州苗族稱外來漢人為客家，廣西的壯族與瑤族稱當地漢語方言為客話。由此觀之，現代客家人與客家話的名稱當起于華南少數民族。客家先民約于唐末末初進入畬族大本營，如此則客家名稱應起于公元十世紀初前後。山哈為說客家話的畬族，古今畬族人口的絕對多數，足見畬族曾經長期與客家交融。此一事實，既表明客家名稱來自畬族先民對客家先民的稱呼，也說明己身何以被稱為山哈。

關鍵詞 客家；山哈；畬族

現代漢語十大方言，依通名分可別為兩大類。一類通名作“語”，包括晉語、吳語、閩語、粵語、徽語、湘語、贛語。另一類通名作“話”，包括官話、平話、客家話。凡通名稱“語”的，專名部份都屬地理名稱，或者是相沿成習的古國名(如晉、吳)，或者是今省區的簡稱(如湘、粵、閩、贛)，或者是州府的名稱(如徽語在古之徽州)。這些方言區大小不一，但名稱天成，稱說方便，就取名言之，無待解釋。然而，通名作“話”的，方言名稱稍為費解，包括命名原義，起于何時，出于何地，由誰賦予都有待斟酌。其中最為撲朔迷離的是“客家”的名稱。下面先說平話和官話。

平話 梁敏(1997)指出：平話在各地的名稱不一，南寧市郊區、邕寧、桂北的臨桂和湖南的寧遠、道縣、通道等地自稱平話；融安、融水、羅城、柳江、柳城一帶自稱百姓話。由于說這種話的人在當地落籍較早，故後來到達的，說西南官話的把他們當做土人，并給這種話一個不雅的稱謂，叫土拐話；對桂北的其他地方的平話也多在地名之後加一個“土”字，如靈川土話、富川土話等；在桂南的一些地方也有以地名來命名的，如賓陽話、南寧市郊的橫塘話、亭子話、沙井話、楊美話等；右江和雲南富寧一帶則因說這種話的人多從事甘蔗種植業而稱之為蔗園話；左江一帶和賓陽附近的壯族、瑤族人民也有稱之為客話的。各地自稱雖然不同，但他們一般都不排斥“平話”這個統稱。對平話的“平”字沒有一致而又滿意的解釋，有人說因為這種話的音調平緩，故稱之為平話，也有人說這是平民百姓的話(與官話的“官”字相對)，未審孰是。

《宋史》卷一九〇《兵志》有段記載謂：“皇祐五年(1053)增置雄略指揮，廣州、桂州各二，全州、客州各一，更加募澄海、忠敢、雄略等軍，以四千人屯邕州，二千人屯宜州，一千人屯賓州，五百人屯貴州。”這一段記載說的是狄青南征之事。現代說平話的人大都認為祖先是北宋年間隨狄青南下平定儂智高，事後定居屯駐下來的。廣西地名中不但有平南縣，南寧市邕江南岸還有平南村、平西村等地名。因此，平話的“平”字，和地名一

樣，都是平南戰爭留下的痕迹。(張均如1982，周振鶴、游汝杰1986)

官話 文獻上較早的名稱見于朝鮮《李朝實錄·成宗四十一年九月》(葉寶奎2001)，時當公元1483年，距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大約百年。官話名稱在明建國百年之後見諸域外文獻，足見域內在明初即已通行。中國文獻上，宋元兩代“官話”一詞未嘗一見，元雜劇雖有一見但出于明人之手，不足為據。(這一點承魯國堯先生告知)域內首見之例應推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王)雅宜(寵)不喜作鄉語，每發口必官話。”鄉語和官話對稱，有如後世所說方言與國語、方言和普通話，或如清江永在《音學辨微》提到的鄉音與官音。官話應是通行較廣、具共同語性質的語言。不過，中國文獻上對“官話”一詞并無說解。意大利籍的天主教神父留下了極為珍貴的記錄。《利瑪竇中國札記》指出，中國各省口語大不相同，各有方言鄉音。此外，“還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被稱為官話，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言。這種國語的產生可能是由于這一事實，即所有的行政長官都不是他們所管轄的那個省份的人，為了使他們不必需學會那個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這種通用的語言來處理政府的事務。官話現在在受過教育的階級當中很流行，並且在外省人和他們所要訪問的那個省份的居民之間使用。懂得這種通用的語言，我們耶穌會的會友就的確沒有必要再去學他們工作所在的那個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是不說的，雖然有教養的人在他的本鄉可能說方言以示親熱，或者在外省也因鄉土觀念而說鄉音。這種官方的國語用得很普遍，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魯國堯1985)這段話珍貴之處就在表明所謂“官話”就是做官的人所說的話，因為所有行政首長都來自外省。明代這種派官制度同樣施行于軍隊。明代前期，本籍軍戶一般不在本地衛所從軍，北方衛所的軍人來自南方，南方衛所的軍人來自北方。(曹樹基1997: 7)官吏和軍隊如此調遣，使他們必須曉習官方的語言以便作為共同的交際媒介。這樣的解釋無疑是貼切的。

平南軍的歷史說明了平話的“平”字，官人所說的話說明了官話的“官”字，字面上的解釋得到了歷史或制度背景的支持，這兩說應符合事實。相對而言，客家話的“客家”一詞，顯得撲朔迷離，迄未究明真相。底下，我們嘗試揭開其神秘性質。

—

“客家”一詞最通俗的解釋是“客而家焉”，陳運棟(1980)及《民族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都取此解。客家流傳很久的“遷流詩”表達的也正是此意。詩文內容說：

人稟乾坤志四方，任君隨處立綱常。

年深異境猶吾境，身入他鄉即故鄉。

這首豪邁千雲的民間歌謠，立意頗佳，對古代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來說富于勵志色彩，隨遇而安的豁達情操。然而，從中國移民史(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1997)上看，率土之濱，寰宇之內，或因戰亂，或因天災，或因疾疫，中國百姓遷徙流轉，史不絕書，移民莫不以他鄉為故鄉，客而家焉無處無之，何以“只有”今天說客家話的人稱為客家，其他地區說其他方言的人不稱為客家？由此可見，“客而家焉”的解釋流于寬泛。

漢語詞匯用漢語用字習慣去注疏，原屬天經地義。但是，有時候還應考慮到誰使用這個漢語詞匯傳達什麼意思。例如“國語”一詞在非漢族統治中原時期指的就不是民國時期的同一個內容。《隋書·經籍志》經部小學類後序云：“後魏(即北魏，鮮卑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鮮卑語)。後雜華俗，多不能通，故錄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臺

灣在日據時期，因統治者推行皇民化運動，凡臺灣人家庭日常以“國語”為交談工具的都會被封為“國語家庭”。古今一例，所謂國語云者指的都是統治階級的語言。“客家”一詞至今沒有達解，也許與此“同名異實”的現象有關。當我們循着這條思路搜尋時，在華南民族接觸地區找到以下幾則文獻，說明“客家”是少數民族對外來漢人的稱呼，“客話”是少數民族稱與其“比鄰”而居的漢語方言。

湖南 嚴學寔(1993)在《語言研究》增刊《八十自述》有段文字回憶道：1952年籌建湘西苗族自治區期間，我擔任中南民委湘西工作隊隊長。有一位在中南民委工作，名叫田心桃的女同志，二十來歲，湘西龍山縣人。在一次偶然的閑談中她告訴我說，他們的家鄉語言既不像湘西苗語，又不像當地漢語，可能是一種獨立的少數民族語言。他們自稱為“畢滋卡”，即“本地人”的意思，對外則自稱為“土家”，稱漢族為“客家”，漢人稱他們為“土人”或“土蠻”。(頁42)

貴州 李藍(1994)在調查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縣的漢語方言時，記下一段親身經歷道：丹寨縣語言分布與使用的情況也比較複雜。……當地苗族稱漢族為“客家”，漢語為“客話”。客話是各民族之間的公共交際語，也是文教、衛生、集市貿易、開會讀文件等場合使用的“官話”。

廣西 梁敏(1997)的文章上文已經引述一過，為了便于對照，這裏不避重復，扼要摘引如下：平話在各地的名稱不一，南寧市郊區、邕寧，桂北的臨桂和湖南的寧遠、道縣、通道等地自稱平話；融安、融水、羅城、柳江、柳城一帶自稱百姓話。……左江一帶和賓陽附近的壯族、瑤族人民也有稱之為客話的。

廣東 民國時期所出縣志，如廉江縣(廉江原名石城，設縣于宋孝宗乾道三年，因與江西石城同名，民國三年改稱廉江。)1932年的《重修石城縣志》(卷二《輿地志·言語》)和海康縣1929年續修的《海康縣志·民俗志·言語》分別有客話、客語的名稱。

廉江 “縣之語言有三種。一曰客話，多與廣州城相類。……二曰哎話，多與嘉應州相類。三曰黎話，……與雷州話相類。”

海康 “有東語，亦名客語，與漳潮大類，三縣九所鄉落通談此。”(按三縣指今海康、徐聞、遂溪三縣地)

海南島 廣東通志館(1931)《澄邁徵訪》卷語言類云：“唯余客家人數百戶，俗稱新客，清同光間始遷來。至于黎人在本縣已絕迹矣。”羅香林(1933: 117)在引述這段文字之後說道：“瓊崖各地通常唯操福老話，但其自己則稱客話，與客家的方言無涉，不能相混；其人們的特性，亦與客家不同。”

上述文獻表面上看起來似頗紛繁，實際上同理共貫，相當一致。湘西的土家族、貴州的苗族都稱當地的漢人為客家。廣西的壯族、瑤族稱漢語方言的平話為客話，據此推知說這種話的人應稱為客家。總起來說，華南少數民族有稱漢人為客家的習俗。“客話”或“客語”在廣西指平話，在廣東、海南島或指粵語(如廉江)，或指閩南話(如海康)。所指內容雖異，但客話和客語指的都是漢語方言。其名稱當起于當地少數民族。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閩南系(福老)人民為什麼到了海南島稱自己所說的話為客話，而文獻上稱其人為客家人。推測起來，可能因為他們曾經與少數民族一起生活，因而被稱為客家人，久而久之，以他稱為自稱而把自己說的話叫客話。附帶一說，廉江所見“客話”指粵語，“哎話”指客家話。為什麼不以客話指客家人所說的話，而要以哎話稱之呢？其中可能有先來後到的問題。粵

語人口先來，當地少數民族徑以客稱之；客家人後到，當地少數民族爲了區別就以其第一人稱的發音特點[nɣai]稱其話。無獨有偶，臺灣臺東地區的卑南族稱當地的客家人爲“哎哎”(ngai ngai)。

二

華南少數民族稱外來漢人爲客家，漢語方言爲客話。這一事實表明：現代客家人的“客家”稱謂有可能源自與其接觸的少數民族。這個少數民族不是別的，正是出自今客家大本營的畬族。畬族是一個漢化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了解畬族漢化歷程，就不難鉤稽“客家”名稱之由來。

就民族識別來說，現代的畬族人有三個標籤：活彘、山哈和客家。

活彘 據毛宗武、蒙朝吉(1986)《畬語簡志》，活彘(ho²²ne⁵³)是廣東博羅、增城、惠東、海豐等縣畬族人的自稱，人口總數一千多人。活彘保留着原有的語言，即苗語，與苗語支的瑤族布努語炯奈話非常接近。(頁5)畬語ho²²是山，ne⁵³是人，活彘是山人的意思。南宋劉克莊(1187-1269)在《漳州諭畬》(收於《後村先生大全集》卷93)云：“凡溪洞種類不一：曰蠻、曰徭、曰蛋、在漳曰畬。西畬隸龍溪，南畬隸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贛，奸人亡命之所窟穴。……二畬皆刀耕火種，崖栖穀汲，……有國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悅(役)，畬田不稅，其來久矣。”其中所說“崖栖穀汲……不治治之”的話正是“山人”的寫照。附帶一說，這是“畬民”見諸文獻的最早記錄。

山哈 據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所出《畬族簡史》，畬族自稱“山哈”。“哈”在畬語爲“客人”之意，“山哈”指山裏人或居住在山裏的客人。但這個名稱不見於史書記載。(頁6)山哈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以及廣東省鳳凰山區的潮州、豐順等地，占所有畬族人口99%以上。其語言近于漢語的客家方言，但跟現在各地的客家話又有所不同，它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都有一些自身的特點，含有古畬族的“底層”和現代居住地的漢語方言成分。畬族把這種語言叫做“山哈話”。(《福建省志·方言志》，頁600)據此可知，山哈的哈就是“客家”的“客”，所謂山哈也就是山客。活彘爲山人，則山客意同“畬客”。“畬客”一詞見於清楊瀾《臨汀匯考》卷三“畬民”：“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畬客。”

客家 蔣炳釗(1992)的田野報告指出：上杭縣三萬多藍雷鐘姓，1988年才恢復畬族成分。閩西這個原來畬民聚居區，目前姓同樣的姓在其他縣都有，有的還是大姓，如武平縣素有“鐘半姓，李半街”之稱，可是武平的大姓鐘氏還是劃爲客家。就是已恢復了畬族成分的上杭畬民，他們的民族意識已很淡薄，還是認爲自己也是客家人，可見畬民同化于客家已有相當長的歷史。(頁195-196)畬族人口在1982年普查時爲36萬8千多人，到1990年爲63萬人，增幅達71%。同一時期，全中國人口增長12%，少數民族人口增長28%。少數民族的跳躍式增長主要來自“轉換登記”(switched registration)，也就是在政府民族平等的政策下，許多早先登錄爲漢籍的少數民族認祖歸宗恢復其原有民族成分。畬族人口在這一時期的巨幅增長主要來自許許多多客家人恢復了畬族成分。(Erbaugh1996)換言之，在未恢復民族成分以前，許多畬族人是隱身在“客家”名稱之下。沒有資料可以顯示，在轉換登記的運動下到底還有多少客家人沒有恢復其固有民族成分。這種客家人的民族成分屬畬而在認同上歸漢的現象表明，原來先有一個與畬族有別的“漢人”客家，後來才能成爲其認同

對象。如此說來，“客家”名稱之由來已經呼之欲出。

羅香林(1933)有個看法認為：客家是自北南遷的民系，當其輾轉奔投的時候，自然免不了要受種種自然淘汰與選擇諸作用的規範，衰老的、弱小的，不容易達到安全的境地，就是身體不很結實的女人，也不容易與男子一同奔避，結果能夠到達目的地的，十之八九都是精力較優的丁壯，就中其有原日妻室能同時履止的，自然不必遽與土著通婚，但其他沒有原日妻室同時履止的，那就只好降格以娶土著婦女了。客家先民，所以不能不與畬民混血的，大概就是這個緣故。(頁74-75)這段話應是合乎情理的推估。這種客家人與上述起于認同轉移而稱的客家人似應有所分別。為區別起見，我們把這兩種客家人分別稱為“漢客”與“畬客”。

漢客就是一般所說的客家人，雖然在血統上是一種漢畬混血的新興民系，但是在民族意識上仍然自認為“華夏胄裔”與“中原正統”。因為帶有畬族血統，所以常遭誤解。在民族歧視嚴重的古代社會，尤其在發生土客爭鬥的情況下，好事之徒竟杜撰犬旁客字稱之。客家人遭此侮辱，實難辯解。因此，很早以來，漢客就有“勤修族譜”表彰先民來歷，“門眉出示堂號”揭示其以中原郡望自矜的心態(張衛東1991)；并代代相傳告誡子孫“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用語言來昭告世人此乃中原雅音，客家乃華夏胄裔。這種種努力代表客家人的主觀願望，然而長期以來不敵客觀事實，外人誤解由此而起，客家族群意識也由此激發出來。總之，客家人是漢畬混血兒的子孫，但在民族認同上，客家人棄畬歸漢。

武平、上杭一帶姓藍、雷、鐘的客家人，1988年已恢復民族成分“畬族”，但他們認為自己也是客家人。這種客家人應即楊瀾《臨汀匯考》所說的“畬客”：身為畬族，心向客家。這種認同轉移當起于其姻親“漢客”的長期影響、同化。甚至仿照漢客編撰族譜，以中原為祖先郡望，以權貴出身自豪。例如上杭《雷氏族譜》云：“雷氏為黃帝諸侯國。秦漢以降，代有傳人。上杭一世為雷梓福，其先居山西平陽府馮翊村，郡望故稱馮翊。因避元兵胡兵亂，偕兄弟入閩，有止江右、清流、寧化而居者。寧化為雷氏祖居，梓福始就于寧化，後愛上杭山水之勝，得附城水西，渡黃河、南崗，遂遷上杭，是為上杭雷氏始祖。”

既然“畬客”也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外人又如何能與“漢客”相區別？應該指出，閩粵交界地帶“藍、雷、鐘”為畬族大姓，他們認同“客家”當屬積漸而然的現象。

山哈即山客，意同畬客，已如前述。為了區別起見，這裏沿其“自稱”仍叫“山哈”。山哈的語言狀況已見上面所引《福建省志·方言志》，這是畬族人說客家話的又一個例證。其語言帶有畬語的底層成分，又習染現住地的漢語方言。從分布來看，山哈見于安徽、浙南、閩東等地，這些地方并無客家人，他們的客家話當從別處習得，其背景應在四處遷徙以前祖先栖息的大本營閩粵交界地。因此，畬客與山哈的區別是：畬客留住先民居地，而山哈遠離故鄉四處為家。畬客與漢客長期比鄰而居，認同發生轉移；山哈只在歷史上有過數百年與漢客接觸的經驗，遠離故鄉之後，雖然操客家話，但認同沒有發生轉移，仍以盤瓠信仰為民族標幟。

相對而言，活聶是“正宗”的畬族，所說的畬語是苗瑤語系的一支。不過，就像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一樣，活聶的畬語多少也帶有漢語借詞，其借詞以來自客家話為主。

總起來說，畬族與客家先民的接觸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場面，整個民族都曾參與的運動。其中畬客是全程參與，始終不渝；山哈曾經大量介入，後因外遷而告中斷；活聶則是淺嘗即止。為了明晰起見，底下列表加以簡單概括：

	漢客	畬客	山哈	活轟
民族成分	漢	畬	畬	畬
認同對象	中原	客家	畬	畬
語言成分	客家	客家	客家	畬

漢客既然是畬客的認同對象，其語言又為畬族的畬客與山客的學習對象，足見漢客的“客家”名稱當早于畬客與山客而存在。賦予客家名稱的不是別人，正是活轟的先民，如同活轟在貴州的“同胞”苗人稱漢人為客家一樣。至于客家名稱，當始于客家先民進入畬族早期大本營之後，山哈逃離畬族大本營之前。這個時代問題與客家先民的移民過程有關，也與山哈何時逃離故土有關。繼續探討時代問題以前，先看幾則前人關於客家名稱由來的說法。

三

關於客家名稱之由來，前人學說大約可歸納為三種，即官方說、民間說與時代說。

宋代客戶說 清代溫仲和在《嘉應州志·方言》云：“《太平寰宇記》載梅州戶，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九，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則是宋初至元豐不及百年而客戶頓增數倍，而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據此，則客家名稱來自宋代政府簿籍之客戶，這一說法現代學者已辨其非是。因為宋代主戶客戶之分是因稅法劃分，凡有田產繳納兩稅的稱主戶，無地的佃農稱客戶，不必繳納兩稅。因此主戶亦稱有產稅戶，客戶亦稱無稅戶。這種依土地占有與否所做的劃分全國通行，非僅見于客家住地。（張衛東1988，蔣炳釗1992）因此，不能把客戶與客家等同起來。

南朝給客制度說 羅香林（1933）《客家研究導論》贊同溫仲和上述學說，1950年在《客家源流考》又把客戶的起源上推至晉元帝的“給客制度”。他的說法是：

至于客家的名稱由來，則在五胡亂華中原人民輾轉南徙的時候，已有“給客制度”。《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兗州，鎮廣陵，時有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大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民上有司，為“給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襲晉元帝詔書所定的，其後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戶”的專稱。而客家一詞，則為民間的通稱。

這個學說的問題是，如果客家的“客”始于晉元帝大興四年的詔書，客家應在江淮地區形成。事實上，自晉至唐，凡帶客字的種種稱謂（如客、僮客、佃客、浮客、逃移客戶之稱）大多是指流離失所，無以為業，不得已投靠大姓受其奴役的貧窮百姓，全國各地所在多有。（謝重光1999：26）

以上兩種學說都把“客家”名稱來源指向官府。但是文獻上所見并非“客家”兩字。為此，羅香林才有客戶為政府簿籍專稱，客家為民間通稱的疏解。但相關歷史既遭否認，則此疏解已成蛇足。

民間說有廣東與閩南兩說。

廣東說 溫仲和《嘉應州志》謂：“嘉應州及其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饒平四縣，并潮州府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樂、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皆相通。……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

由以上各州縣遷徙他州且所在多有，大江以南皆占籍焉，而兩廣為最多，土著該以客稱之，以其話為客話。”從移民史路綫觀之，客家進入廣東相對晚近。這一說法後文再做評論。

閩南說 王東(1998)推論客家名稱起于閩南人。首先，“從整體上來講，廣東本地人從其傳統的用語習慣來看，沒有把由外地遷入廣東的人稱為‘客’的習慣。閩南人則不同。在閩南人中，把外來人稱為‘客’則是一個普遍的口語用法。如把自外國到中國經商的稱為‘蕃客’，把異地來此者稱為‘客人’，等等。”其次，“從客家一詞首先係他律性的稱謂來看，這一稱謂最初是生活在廣東潮汕一帶的閩南人，對不時由大本營地區遷至廣東東南沿海一帶的那部份客家人的總稱。……這是由于閩南人較早到達這裏，相應地也就把外來者和後來者目為‘客人’的緣故。”從客家人遷徙過程來看，潮汕一帶的客家人來自汀贛，其中有不少是循着所謂“客家母親河”(汀江及其下游韓江)進入廣東。如依閩南說，則子孫先獲客家之稱，然後名稱溯回母親河上游。這一點，可能性不大。最重要的是，在閩南話中，口語并無“客家”一詞。

官方說和民間說多少已經觸及時代問題。例如給客制度起于東晉初年，主客戶制度起于唐宋。前人以歷史制度追溯客家一詞的淵源，但既為政府制度，當是全國通行。所以盡管制度名稱都帶客字，却難以和客家聯系起來。民間說中，廣東說只說廣州人稱梅、潮一帶的客家人為客家，也許只是相沿成習，并不表明廣州人率先使用客家一詞。閩南說認為潮汕一帶的閩南人稱鄰近的客家人為客家當在明代中後期。除了這些探討兼及時代問題之外，關於客家名稱起于何時，別有兩說。

宋代說 鍾用穌(獨佛)在《粵省民族考源》有個看法謂：“客家之稱始于宋，因被諸同語之先民；恰與福老之稱始于唐，被諸閩越之先民同，亦自持之有故。”這代表清代學者對客家名稱始于宋代的一種看法。他所說持之有故，後文再做解讀。

明清說 萬芳珍、劉綸鑫(1992)的學說摘錄如下：

“客家”首先是在廣東得名。明萬歷年間，交界地的居民成批地向歸善、博羅等地移居，當地居民日益感受到移民在經濟上的競爭和潛在威脅，雙方發生摩擦、衝突漸至械鬥，“客家”作為與當地人相區別的移民代稱，大約就在這個時期。……明萬歷前，各種地輿、方志中出現的“客戶”、“客民”等名稱，都與我們所講的“客家”無關。只有萬歷後，特別是清代廣東方志等書提到的“客民”、“客籍”、“客家”，才是真正的廣東“客家”。其來歷，志書的記載是明晰的。如道光《佛岡廳志·土俗》：“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時立籍者為土著，……國初自惠、韶、嘉及閩之上杭來占籍者為客家。”嘉慶《增城縣志·輿地》“客民”條：“客民者，來增佃耕之民也。明季兵荒疊見，民多棄田不耕，……康熙初，……時有英德、長寧(今廣東新豐)人來佃于增，葺村落殘破者居之。未幾，永安、龍川等縣人亦稍稍至。……益引嘉應州屬縣人雜耕其間，所居成聚。”很明顯，這兩地的“客家”是對清初主要由三省交界地遷入的移民的稱呼。

明清說所引文獻不能揭露的是，“客家”名稱是移民未遷以前就有還是既遷之後才有。就像漢語史上許多現象一樣，事實通例見于記錄之前，因此我們對上述所引方志的解讀是，最晚在明季清初“客家”已聞見于廣東。把“客家”首見的文獻年代視為“客家”一詞起始的年代有違常理。

四

上文(二)提出“客家”一名系活聶先民對早期移入畬族天地的漢人的稱呼，主要立論基礎是畬族的漢化過程；畬族當中共有三個標籤，其中畬客自認為客家人，山哈說客家話，這兩支畬族人口占畬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並由此推論，畬客、山客的名稱當以客家為前提。時代問題應從客家人何時遷入為上限，山哈何時遷出為下限。底下，繼續探討時代問題。

客家話目前分布狀況是七省兩百多個縣市，比較集中的客家人口見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廣東東部和中部，其中所謂“純客”縣市包括下列(黃雪貞1987)：

江西 寧都、興國、石城、瑞金、會昌、安遠、尋烏、定南、龍南、全南、于都、南康、大余、崇義、上猶；桂東(在湖南)

福建 長汀、上杭、寧化、清流、明溪、永定、武平、連城

廣東 梅縣、惠州、興寧、大埔、五華、蕉嶺、豐順、平遠、河源、和平、連平、龍川、紫金、新豐、始興、翁源

這四十個純客縣市相連成片，也就是一般所謂“客家大本營”，與早年羅香林所述“客家基本住地”大致相應。這些純客縣市成為目前狀況有先有後，大體說，閩贛境內的純客現象早于廣東。有趣的是，不論成為純客縣市的先後，這個客家大本營早期都是畬族大本營。畬字地名顯示的正是這個狀況(詳參附錄)。

福建境內畬字地名共有231個，分布在全省7個地區41個縣市。其中龍岩地區78個，建陽地區59個，晉江地區41個，三明地區28個，龍溪地區19個，福州市3個，廈門市、莆田、寧德地區各1個。(陳龍1993)這些數字顯示：福建畬字地名比較密集的地區在閩西和閩南。

江西境內的情況，早期畬族村寨不少，據《畬族簡史》所述，明武宗正德年間，江西南部爆發畬、漢人民抗暴鬥爭。當時，“上猶、大庾、南康等縣有畬民聚居和畬漢雜居的村寨八十多處。畬族人民在這方圓三百余裏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頁46)目前所見則有11個：資溪3個，黎川2個，石城1個，尋烏5個。

廣東境內純客縣市中，現代可查的畬字地名在梅縣有9個，蕉嶺有10個，平遠有10個。

地名有如化石，反映的是早期的狀況。畬字地名反映早期畬族生活天地。現代的純客縣市範圍和畬字地名的分布狀況雖然并非完全重疊，整齊劃一，但是大體言之，客家的大本營原為畬族的大本營。

畬族目前是個少數民族，1982年統計的人口總數是36萬8千多人，但在古代，至少就閩西南地區來說，却是一個勢力不小的族群。就像許多少數民族一樣，關於畬族早期的歷史，書缺有間，文獻不足徵，唯一較著名的故事是唐初發生的“蠻僚嘯亂”。唐高宗總章二年(669年)，陳政奉命前去鎮壓。陳率子元光及府兵5600人闖。九年後，政死，子代父為將，與畬族進行長達四十年(669-708年)的拉鋸戰，雙方互有勝負。元光死，子、孫先後出任漳州刺史。陳氏一門，四世守漳，歷時百年。這一故事說明，如非長期盤踞，勢力雄厚，畬族如何能與官軍長期爭戰？唐初，畬族勢力多大，文獻沒有具體數目。但是唐末昭宗乾寧元年(894年)，寧化縣發生“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資治通鑑》卷259，《唐紀》七十五)之壯舉，一次出兵兩萬，早期畬族人多勢眾，于此可見一斑。這一歷史片段也為靜態的畬字地名增添了生動注腳。

客家先民由北南遷，據羅香林(1933)的說法始于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近年來，周振鶴(1987, 1996)提出異說，認為永嘉亂後，北人南遷主要集于江蘇，進入江西的比例很

小。但是，安史之亂大量移民深入江西，使江西人口猛增。這批移民的語言形成客贛方言的共同源頭。唐末，黃巢之亂，迫使江西中部、北部的人口往贛南和閩西挺進。例如江西西南部的虔州，在五代與宋初數十年間增設了六個新縣(瑞金、石城、上猶、龍南、興國、會昌)；中部撫州地區(與閩西接壤)安史之亂後接納了不少北方移民，唐末，由于局勢動蕩，這些移民後裔有一部分向東前進，靠近或進入武夷山區，宋初在武夷山兩側分設建昌與邵武二軍，顯然與此一移民運動有關；汀州在宋初淳化五年(994)新設武平與上杭兩縣。汀州在唐元和年間不過2618戶，到了北宋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年)已達24011戶，為元和時的9倍。(吳松弟1997: 305)如從發生黃巢之亂的唐僖宗乾符年間(876年)算起，到北宋立國為止(960年)作為移民流動、安定的年代，則客家先民進入畬族大本營的年代應在九、十世紀。客家先民與畬族先民接觸的年代當在十世紀初年前後，客家名稱亦當起于是時。由于早期畬族的生活天地多屬崇山峻嶺，形勢封閉，既無通衢大道，河川又不便舟楫往返，遷入的漢人逐漸與畬族通婚形成了新興民系，畬族人也開始向他們的“姻親”習染了客家話。

有趣的是，現代的畬族人口如以1982年的統計數為據，閩東約有20萬人(占54%)，浙南約有15萬人(占40%)，其他零星分佈情況是江西有7,400人，廣東有2,500人，安徽有1,000多人。(據1998年《福建省志·方言志》，福建畬族共有36萬人，絕大多數見于福州以北的閩東地區。這個數字，除了自然增長之外，也許加計了1990年恢復民族成分的畬族人口數字)這些地區畬字地名很少。換句話說，畬字地名集中所在畬族人口不多，畬族人口多的地方，畬字地名反而少見。現代畬族人口較多的地方是：

福建 福安、霞浦、福鼎、寧德、連江、古田、順昌、建陽、永泰、光澤、邵武、壽寧

浙江 景寧、雲和、麗水、遂昌、泰順、文成、龍泉、武義、臨安、建德

這是明清以來畬族屢經遷徙的結果。遷徙路線是從汀、潮一帶逐漸向閩南、閩中、閩東、閩北移動。浙南的畬族，據族譜記載，主要是從閩東的連江、羅源等地遷去的。畬族遷入浙江境內最早約在明代，大量遷入則在清代。(徐規1962)

明崇禎《興化縣志》卷八提到，明初畬族由汀、漳遷移到興化(今莆田)山區，明萬歷間該地區爆發了畬民起義。閩東的畬族，見于記載較早的是明萬歷間謝肇淛的《太姥山志》卷中、卷下(《畬族簡史》，頁20)。謝肇淛顯然是明代學者中比較關注畬族問題的一位，他在《五雜俎》有段記述謂：“山中一種畬人，有盤、雷、藍三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陳龍1993: 233-234)由于長途跋涉，輾轉遷徙，畬族的現住地絕非先民長驅直入、一步到位的。明萬歷見于述聞，可見最晚在明末以前畬族已逃離故土。

遷徙對刀耕火種的畬族而言，自古以來經常發生。因為他們的生活形態，正如《永春縣志》所述是“巢居崖處，射獵為業，耕山而食，率二三歲一徙”。不過這是換地而耕的短距離遷徙，長距離跋涉則多出于他故。大約從南宋嘉泰至元大德(1201-1307)以後，大批畬民就從他們世代勞動、生息的閩、粵、贛交界廣大地區逐漸向閩北、閩南遷徙，隨後又散居全省各地，逐步向閩東沿海丘陵地帶轉移，形成今日畬族人口大多數聚居這一地區的狀況。其原因是宋元以後統治者對畬族人民施加殘酷的民族壓迫和剝削。宋元時期，福建汀、漳一帶曾爆發大規模的畬民抗元起義，有關畬民的鬥爭事略，在《抗元史》和方志中已是屢見不鮮。(陳龍1993: 234-235)清楊瀾《臨汀匯考》卷一《方域》就有一段苛政猛于虎的

例證：“元世祖女囊加真公主下嫁干羅陳，以汀州路長汀、寧化、清流、武平、上杭、連城爲公主賜地。六縣之達魯花赤聽其陪臣自爲之，而汀州路四萬戶，絲以斤計者歲二千二百有奇；鈔以錠計者歲一千六百有奇，謂之歲賜。政繁賦重，盜又數起。于是過客作詩傷之云：七閩窮處古汀州，萬壑千岩草木稠。……雲中僧舍時聞犬，兵後人家盡賣牛。”這一則文獻雖出清人手筆，但從元《經世大典》序錄所記“世祖至元十六年五月招閩地八十四畬來降者”來看，應符史實。

如以元世祖(1271-1294)的年代作爲畬族大規模向外遷徙的起始年代，那么上距十世紀初客家先民進入畬地大約有三百年光景。這是漢畬人民交融的歲月，山哈習得客家話的時代。有了這個背景的了解，才能够明白爲何轉徙各地的山哈說一口近客家的漢語方言。

五

總結言之，客家、山客、活聶彼此互有關聯。假如不從音譯而把活聶意譯爲山人，三者關聯更形環環相扣：山～山客～客。“山哈”的原意應指說客家話的山人，解作山裏人或山裏的客人，雖也可通，猶隔一層，不够貼切。因爲唯有把山解作山人，哈(客)解作客家，才確有所指；如把山解作山裏，客解作客人，不免含糊籠統。畬客說客家話并自認爲客家人，山哈說客家話但自認仍歸畬族。客家既爲畬族認同或學習的對象，則客家名稱自應早于處在不同“同化”階段的畬客與山哈名稱之前。由民族接觸的角度觀之，“客家”名稱應是畬族先民對進入畬族天地的外來漢人的稱呼，如同山人在貴州的“同胞”苗族至今仍以客家稱漢族一樣。由客家移民史觀之，客家名稱應起于公元十世紀初前後，即唐末至宋初。客家名稱見諸文獻較晚，系因早年客家先民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山區，與外界隔閡，有如葛天氏之民。後來，由于生齒日繁，而山多田少謀生維艱，導致大量外遷，并開始與外界多所接觸，甚至發生摩擦，客家人民始引起外界注意，方志史乘著錄多見于明清，即此之故。文獻記載所述應是最晚在文獻所出年代已經聞見，并不代表客家名稱起始歲月。其理至簡，但不能不辨。上述論證過程顯示，鐘獨佛所謂“客家之稱始于宋”，雖不中亦不遠。然而，“客家”名稱出于畬族先民，產地應在早期畬族大本營，則爲鐘氏所未道及。

最後，爲什麼陳政父子領兵入閩，早于唐初就和時稱洞蠻、蠻僚的畬族發生接觸，畬族不稱陳氏父子及其來自河南光州固始的北方漢人爲“客家”？我的看法是：陳氏及其官兵代表政府軍隊，他們南下的任務是鎮壓，最後雖然以力服人，收平嘯亂，但在畬族一方的感受却是創傷未愈，心有未甘。畬族人保存的祖先歌(《盤瓠主歌》或稱《高皇歌》)唱道：“藍雷四姓要和氣，阜老都是無情義；有話莫通阜老去，阜老能交虎能騎。”“養女莫嫁阜老去，爹娘養你不容易；嫁給阜老無情義，恰似從小死掉去。”其憎恨阜老(福老，閩南人)之情溢于言表。足見閩南人的開漳聖王在畬族心目中無異罪魁禍首。對比起來，畬族與客家先民水乳交融。這一強烈對比說明：“客家”是帶着友善、親切意味的稱呼，并非對所有漢人都適用。

曹國慶(1992)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話謂：“有些客家論著稱，凡是秦漢魏晉以降，由中原南遷，言語敦古，深居山區便是客家，此說就值得商榷。于此筆者想舉一個例子：徽州地處安徽省西南邊陲，南與浙江接壤，西與江西省相鄰，四周群山環抱，東有大彭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北有黃山之隘，山谷崎嶇水險路梗，是一個較封閉的地理單元，地理環境與贛南、閩西相近；在現今徽州五十六個可考的族姓中，來自中州河南的十族，河北的四

族，山東的九族，其餘來自徽州鄰近的州縣，他們由北南遷的時間，大體也分三個階段，晉永嘉之亂，唐末黃巢起義，宋靖康之亂，從堂號和南來的原由來看，也與客家情況大體一致；徽州人嚴密的宗族觀念和尊祖之風也不讓于客家，以大族的地域構成爲基礎的嚴密的宗祖觀念形成于唐宋，一直影響到清末，以血緣與地緣相結合，在明清時期獨步天下的徽幫，其內部之團結互助，有口皆碑，客家有‘無客不成埠’之語，徽人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州的學儒風氣之濃、理學之盛，爲歷代士子推崇，有理學淵藪、東南鄒魯之譽；徽語亦多敦古，至今不少字的發音，還保留有中原音韻的痕迹，甚至完全相同。很顯然，上述對客家的界定，也可完全套用于徽州居民。但徽州居民并未獲客家之稱”。

爲什麼具有相同的移民史背景，徽州的移民不獲“客家”之稱？從客家名稱的由來觀之，其理簡明易曉，因爲客家是華南少數民族對外來漢人的稱呼，北方移民進入徽州之時，徽州并無長期盤踞不去的少數民族土著，與他們“比鄰”而居。

附錄 畚字地名

一、福建畚字地名(共231個)

地區	縣	畚字地名	處
龍岩地區	武平	黃畚、黃心畚、黎畚、蘇畚、袁畚、張畚、洪畚、藍畚、茅畚、劉畚、坪畚、上畚、中畚、樂畚、黎畚鄉、洋畚、湘畚坑、大畚	18
	龍岩	黃畚、楊家畚、顏畚、郭畚、盤畚、培畚、小高畚、大高畚、林婆畚、下畚、上經畚、下經畚、冬瓜畚	13
	連城	胡畚、賴家畚、堯家畚、楊公畚、傅家畚、江公畚、李家畚、官畚、河畚、大畚、高畚嶼、下畚峽、畚部、園畚、西江畚、鴨畚、儒畚	17
	長汀	黃麻畚、翁家畚、林畚頭、新畚、芒畚、紅畚、下畚、中畚、上畚、姜畚坑、官畚、牛畚、畚心	13
	漳平	百種畚、羅畚、謝畚、郭畚、南家畚、上五畚、下五畚、下畚、後畚	9
	上坑	高畚、坪畚、畚坑、畚裏、上畚	5
建陽地區	永定	大畚、段畚、裏家畚	3
	崇安	杜畚、範畚、吳杜畚、高畚、黃畚、彭畚、劉畚坑、吳家畚、毛畚、坪畚、東元畚、茅畚、將畚、林中畚、仕畚、洋畚、上畚、下畚、前畚、畚頭、苦竹畚、沙帽畚、大畚	23
	建甌	白畚、黃畚、甘畚、下畚洋、坪畚、上坪畚	6
	松溪	葛畚、茶畚、獅畚、東畚、下畚	5
	政和	丘畚、畚頭、王畚仔	3
	浦城	杜畚、王畚、周公畚、平畚	4
	建陽	平畚、上畚、前畚、後畚、上畚亭、畚布村、畚上、畚嶺下、大畚、下畚、茶畚	12
	順昌	畚村尾、芒畚	2

	邵武	楊家畬、下畬	2
	南平	曹畬	1
三 明 (市)	建寧	中畬、銅畬、黃桑畬、麻畬、珠家畬	5
	清流	林畬、賴畬	2
	沙縣	吉畬、谷畬	2
	三明	吉畬、鄭畬	2
	尤溪	下畬洋	1
	明溪	儒家畬、陳畬、吾東畬、芋畬	5
	寧化	南羅畬、洋畬、馮畬、楊畬、增畬、大羅畬、北羅畬、百種畬	8
	大田	貴畬	1
莆田	仙游	黃畬	1
寧德	屏南	葛畬	1
福州	永泰	後畬、上畬	2
	連江	利畬	1
廈門	同安	桂畬	1
龍 溪 地 區	詔安	陳畬、火畬、南畬、鷄母畬、黃擔畬、黃京畬、大坪畬	7
	南靖	紅畬、後畬、內畬、坪畬、柳畬、高畬、桂竹畬	7
	華安	三畬頭山、官畬	2
	平和	朱公畬	1
	雲霄	大畬、桃畬	2
晉 江 地 區	南安	後畬、彬後畬、內畬、交尾畬、畬厝、虎頭畬、畬埔、頭畬、畬格寮、茶畬脚、後壁畬、後寮畬、大畬、外畬、內畬、頂畬、下畬、待駕畬、前畬	19
	晉江	西畬、畬店、後畬、雷畬、畬家寨	4
	安溪	新畬、炙畬、和尚畬、畬格寮、下畬、陳坑畬、東頭畬、後畬、大畬、湖畬、和美畬、尾畬	12
	德化	仁根畬、金畬、大畬	3
	惠安	雷畬	1
	永春	大畬、土畬	2

陳龍(1993)的福建畬字地名以縣地名辦公室所編為據，經查1999年所出《福建省地圖集》，實際數字可能更多。以寧化為例，陳龍共列8個，而實際上有18個：割畬、大畬、洋畬、林莆畬、上畬、練畬、豐畬、李畬、上畬、粟畬坑、大畬、賴畬、李花畬、大下畬、

涼畬、山禾畬、田畬。其中同名的上畬有3個，大畬有2個。

二、江西畬字地名（共11個）

資溪縣：馬畬、大畬、陳畬

黎川縣：畬上、鄧家畬

石城縣：木馬畬

尋烏縣：河鳳畬、棉畬坑、吳畬、葉畬、周畬

三、廣東畬字地名（共29個）

梅 縣：桂竹畬、白玉畬、羅角畬、中畬、山隔畬、桃畬、粟畬、孔畬、畬江

蕉嶺縣：下立禾畬、畬裏、高畬、下畬子、朱公畬、烏羅畬、高南畬、爛梅畬、畬禾背、洪畬筆

平遠縣：福脉畬、小畬、畬腦、香芒畬、大畬、梅畬、畬裏、黃畬、葉畬、歐畬

參考文獻

- 曹國慶1992 關於客家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江西社會科學》第2期。
- 曹樹基1997 《中國移民史》（第五、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陳 龍1993 福建畬字地名和畬族歷史研究，載李如龍《地名與語言學論集》附錄，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 陳運棟1980 《客家人》，聯亞出版社。
- 葛劍雄等1997 《中國移民史》（共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 黃雪貞1987 客家話的分布與內部異同，《方言》第2期。
- 蔣炳釗1992 試論客家與畬族的歷史關係，載《中國客家民系研究》，中國工人出版社。
- 李 藍1994 貴州丹寨方言音系，《方言》第1期。
- 李 榮1989 漢語方言的分區，《方言》第4期。
- 梁 敏1997 平話——漢語的另一個方言，第30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北京）論文。
- 劉佐泉1995 客家研究“三疑”試釋，《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895-905。
- 劉綸鑫1999 客贛方言史簡論，《南昌大學學報》第3期。
- 魯國堯1985 明代官話及其基礎方言問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南京大學學報》第4期，載《魯國堯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 魯國堯1992 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語說，載《中國客家民系研究》，中國工人出版社。
- 羅美珍1980 畬族所說的客家話，《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
- 羅香林1933 《客家研究導論》，興寧希山書藏。
- 羅筆錦2001 試析福建廣東客家話的源與變，第七屆國際第十九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臺北）論文。
- 毛宗武等1986 《畬語簡志》，民族出版社。
- 萬芳珍、劉綸鑫1992 客家正名，載《中國客家民系研究》，中國工人出版社。
- 王 東1998 《客家學導論》，南天書局。
- 吳松弟1997 《中國移民史》（第三、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 謝重光1999 《客家源流新探》，武陵出版社。
- 徐 規等1962 畬族的名稱、來源和遷徙，《杭州大學學報》第1期。
- 嚴學寔1993 八十自述，《語言研究》增刊。
- 葉寶奎2001 《明清官話音系》，廈門大學出版社。

- 張光宇1988 福建畚字地名與畚話，載《切韻與方言》，臺灣商務印書館。
- 張均如1982 廣西中部地區壯語中的老借詞源于漢語古平話考，《語言研究》第2期。
- 張衛東1988 論客家研究的幾個基本問題，《深圳大學學報》活頁文選之一。
- 張衛東1991 《客家文化》，新華出版社。
- 周振鶴1987 唐代安史之亂和北方人民的南遷，載《學臘一十九》，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 周振鶴1996 客家源流異說，載《學臘一十九》，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 周振鶴、游汝杰1986 《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 Erbaugh, Mary S. 1996 Hakk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Stevan Harrell (ed.) *Studies on Ethnic Group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張光宇 臺灣新竹國立清華大學)